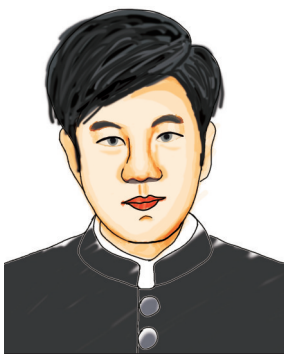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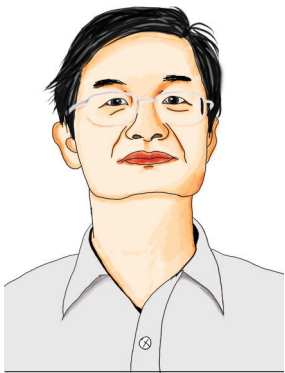
特邀专家 王玉林

王玉林，致力于泰山文化的研究，已出版作品集《俳谐杂说》《泰山——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》《泰山青松范明枢》《官箴碑》《大宋遗梦》。



特邀专家 周邺

周邺，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教授，主要从事泰山历史文献研究，至今已出版《泰山志校证》《泰山与中华文化》《碧霞信仰与泰山文化》等著作。



特邀专家 山里人

刘水，旅游从业者，长期致力于旅游文化的研究和传播，擅长旅行写作与摄影，出版了《泰山》《泰山文化》《泰山自助游手册》等多部书籍，并在海内外报刊发表了大量游记散文和摄影作品。



扫一扫  
关注“Hi泰山”微信公众号  
与我们同行

## ◎画蛇者说

## 苍苔屐齿(二十)九寨沟

我们一行人飞抵黄龙机场，驱车半小时后，于21时入住川主寺阿吾仓宾馆。“阿吾仓”为何意？我问了好几个当地人，皆不知晓。夜晚甚凉，高原反应明显，我起身加了床被子，蜷曲入梦。

翌日，我们一行人乘索道至黄龙雪山半山，随即步行。沿途山涧水呈五色，森林斑斓多彩，美不胜收。四五公里后，海拔达到5000米，我腿软气短，干脆坐地休息。刘兄兴致勃勃，一路向上，至五彩池时，打来电话诱我攀跻。我只顾疲惫，不为所动。

午餐过后，我于山间闲

遛，得见天目琼花红果，晶莹剔透，比泰山的果子小。当晚，我们一行人夜宿九寨沟。

九寨沟的灵动在于水。熊猫海、箭竹海的瀑布，使九寨沟灵动到了极致；那些明丽的海子，是九寨沟的眼睛，圣洁而又清澈。九寨沟的厚重在于满山斑斓的色彩。不到九寨沟，你很难说自己领悟过沉甸甸的秋色。九寨沟的精华在于五花海。各种色泽艳丽的藻类及岸边五彩缤纷的林木倒影，使得五花海呈现出鹅黄、藏青、墨绿、宝蓝等颜色，绚丽夺目。

据说20世纪60年代，九寨沟还藏在深山老林，鲜为人

知。20世纪70年代，一群偶然闯入的伐木工人，发现了这片仙境，他们锯下留情，让这片森林成了国家森林公园，继而成为中国第一个以保护自然风光为主要目的的自然保护区，被纳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和“人与生物圈”自然保护区。

九寨沟很幸运，虽然“出道”晚，景区建设起步晚，但却得到了有效保护。九寨沟的管理很规范，景区负责人告诉我们，他们推行“零垃圾”管理制度，更好地保障景区干净整洁。

目下，为了旅游开发，到处滥称“大美”。其实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九寨沟，实至名归。

## ◎鄧书岱说

## 泰山饼传百年香

泰山糕饼古多名品，较早的记录是明末张岱《陶庵梦忆》“泰安州客店”中的“贺亦三等”：上者专席，糖饼、五果、十肴、果核，演戏；次者二人一席，亦糖饼，亦肴核，亦演戏；下者三四人一席，亦糖饼、肴核。三处皆提到糖饼，可见这一食品在泰山十分盛行。

另外，嘉靖时欧大任《游泰山记》言山中食品有“饼

饵”，万历时祁承燾《岱游记》写到“市胡饼数枚”（胡饼即芝麻饼）；明人冀体《游灵岩八绝》其七有“献罢松花饼”句，傅国《宿灵岩寺》其二有“饼煖婆利净”句；泰安萧家林万历皇帝致祭萧大亨夫人刘氏的祭品碑上，有“酥饼一锭”……这些糕饼，都应是当时泰山的特产。

近代，岱庙遥参亭前兰芳斋

所制桃酥饼，可与济南名产媲美，被时人记入《泰山指南》。其他联芳斋、大方、同昌、泰昌、泰隆等店，糕饼也均负盛名，畅销远近。冯玉祥居泰山之日，即时常购此以馈乡亲（《冯玉祥日记》1934年2月4日）。

今泰安“得膳斋”遵循古法制作的“泰山祈福饼”等，正是对泰山食品文化的传承。

## ◎捕风捉影

## 紫花地丁不说话



春分刚过，春天的“衣角”不小心碰翻了调色板，山下湖畔的垂柳“绿发”飘拂，山上的美人梅、榆叶梅、紫叶李、连翘花花势正酣，一片红粉黄绿。

山脊的杏花已经落了，但在飘满落花的林下，我却发现了紫花地丁。它们一棵棵颇为瘦弱，却像举着旗帜一样，擎着一两朵或一簇紫色的小花。我蹲下身子仔细看，觉得每朵花都是一颗星星。也许是出于好奇，它们从天上落到了人间，不知夜幕降临时，它们会不会变成萤火虫飞回天上？那些在夜空里眨眼的星星，就是开在天上的紫花地丁？

婆婆丁、七七菜、紫花地丁，都是我儿时再熟悉不过的野菜。春天一到，田间地头随处可见一朵朵精致小巧的紫花，随田野的风微微点头。虽然那时我也觉得它们好看，但只想着挖回去喂兔子，哪里会觉得它们有诗

意？又哪里会想到有一天，我会在城里冷不丁遇到它们，亲切得就像翻箱倒柜时看见的童年作文，字里行间被老师用红墨水勾出的一个个圆圈。

上高中时，父母搬离了我出生的老家。10年前的春天，我又回了一趟老家所在的山村。那天很冷，山上的杏花还没绽放，我见到了小学时的两位老师，看了看村南头的小学校舍。年轻人都外出打工，村子里的孩子少了，小学早就停办了。我趴在破落的窗口往教室里看，想起了当年上课坐的那个土台子，想起了写字用的石板，想起了墨水瓶做的煤油灯，想起了被油灰熏黑的鼻孔……

像紫花地丁一样，山村的孩子贴着地皮生长，虽然“绿色”“生态”，但童年却并不像成年后回想起来那般美好。美好是隔着一段时空，在心里产生

的“雾化”效果。

春天很容易让人想起波提切利的那幅《春》。赫尔墨斯举起法杖，驱散冬日的阴霾；爱神丘比特弯弓射箭，美惠三女神正翩翩起舞；西风之神赛比罗追逐着仙女克萝莉丝；头戴花冠的花神正将衣襟里兜着的花瓣撒向大地；维纳斯“漫步走着，如皇后般庄严，她过往的路上，万物都萌芽滋长起来”。但我不明白为什么，画面上所有人物的脸上，都罩着一层淡淡的哀愁。

一幅画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和感受，而我特别留意那片鲜花盛开的草地，星星点点，像幽深的夜空。有人数过，那片草地上的500多朵花，分属170个品种，包括金苹果、桃金娘、橘树、勿忘我、鸢尾花、小长春花、石竹、银莲花……在我看来，里面应该也有蒲公英、鸢葱、紫花地丁吧？